

作者 駱以軍
 總編輯 初安民
 責任編輯 洪玉盈
 美術編輯 林麗華 黃昶憲
 校對 蔡俊傑 洪玉盈 駱以軍

發行人 張書銘
 出版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00號13樓之3
 電話：02-22281626
 傳真：02-22281598
 e-mail: ink.book@msa.hinet.net
 網址 舒讀網<http://www.sudu.cc>

法律顧問 漢廷法律事務所
 劉大正律師
 總經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589000（代表號）
 傳真：03-3556521
 郵政劃撥 19000691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筲箕灣東旺道3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3樓
 電話：852-27982220
 傳真：852-27965471
 網址 www.gccd.com.hk

出版日期 2012年1月 初版
 ISBN 978-986-6135-76-7（精裝）
 定價 439元

Copyright © 2012 by Lou, Yi-chin
 Published by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臉之書 / 駱以軍著：
 -- 初版。-- 新北市中和區：INK印刻文學，
 2012.1 面：公分（文學叢書；313）
 ISBN 978-986-6135-76-7（精裝）
 857.63 10002825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李渝 | 駱以軍的文章就跟他人一樣，丰满多姿多面，又複雜難得沒法琢磨充滿了閱讀的趣味。**鍾文音** | 他兼具武士與藝妓、天才與禪癡、抽菸與吃齋的雙重面向，是硬漢子又軟甜如柿，是明亮至讓人仰望的文壇一哥，又如蔚藍暮色地讓人想要仰賴其上。**盧郁佳** | 這樣帥下去也不是辦法……**董偉格** | 永遠如此：對於臉書，我個人最深刻美好的記憶，是駱以軍所創造的世界。**董啟章** | 駱以軍的文字變臉，是一場目不暇給的表演。**戴立忍** | 阿默！快跑！**桂綸鎂** | 一本可以放進背包的想念，想念那些臉孔時就可以看見。**黎紫書** | 他的筆觸細膩如同葉脈，但愈細膩愈是叫人無法看真切，那一張一張綻開在華麗陰影裡幽微模糊的臉。真實人世就是那樣了——他的文字讓我深信不疑。**廖偉棠** | 駱以軍越是寫散文，越是在我心中奠定他是一個詩人的地位。**成英姝** | 這死哥們寫的真他媽好得令你愛他和恨他一樣多。**魏瑛娟** | 駱以軍的小說都讀了，臉書塗鴉也認真追蹤，喜歡他的書寫，不喜寫心，來自日漫推理的，這也是一種，幸福。我愛駱以軍。**藍博洲** | 駱以軍(或蔡胖)還需要推薦嗎？**顏志賢** | 這本書之書是那虛動天地鬼神，作者一如狂派變型金剛把自己折疊成一個公仔之類的小物放入開心農場般般地滲透這時代最尖端又最日常的硬殼瓷瓶罈子，使我們在不小心中也跟著恍惚地接讀時，會因為陷入的太開心或太感動而被作者活活地載死。**陳雪** | 這些篇章在我眼中是真正的珍珠，是最精彩的短篇小說。寬闊，溫柔，深邃地看待世界，訴說生命的喧囂與寂寞，燦爛與孤獨，讓小說始終是練金術，從最平凡的事物裡也能提煉出真金。**紀蔚然** | 終有一天，科學家會解剖駱以軍的腦袋，探看它為什麼裝得下那麼多千奇百怪的思緒。**李維菁** | 胖胖，要永遠像現在這樣，繼續當一隻鬃毛光亮開闊壯大的獅子喔！**李黎** | 我們的駱以軍，終於把他的魔幻之筆，伸進了虛實難分的臉書世界。**馬家輝** | 每回閱讀駱以軍，我都想，怎麼有人會把故事，真的也好假的也罷，寫得這麼精采？**陳玉慧** | 我愛駱以軍的文字，我真的愛！**伊格言** | 馬克祖知怕不會知道，早在臉書之前，駱以軍的文字就已經是為讀而生的了。**林俊穎** | 書寫的黑鐵時代，他是直視巨艦毀滅流星雨的鎧裝殺手(?)**運詩人** | 於百年歲末直面相見，性命相見，駱以軍兼有狂派的暴烈與博愛的溫柔。**劉紅鳳** | 在那些虛實交錯幻影疊疊的面容裡，我彷彿看見自己別臉，被調調暗處的書寫，卻總是未見。**龔亮** | 汪洋恣肆中的一抹暖意，《臉之書》後，是那個親歷於日常的駱以軍。巴代 | 《臉之書》讓我開始懂得了臉書那些我眼裡亂雜無序的令人畏懼的訊息，彼此間的曖昧與真實。**賴志穎** | 能一直看到駱以軍的新作品是件很讚的事。**紀大偉** | 亞洲第一刺，台灣的驕傲。**謝曉昀** | 這世代並存著的豐饒與貧瘠是如此令人難堪……我不再如所有人一樣，一樣容易丟棄環境與時光之差的原因，只因最後有了信仰：我終於望見了這世代的神與王——駱以軍。**楊富閔** | 趕快使用「@駱以軍」**高錕峰** | 「我們」以我們的血肉療養駱以軍成為一位真實的活著小說家，同時成就微小我們的臉之書。為此，獻上無比敬意。**甘國明** | 本人謹代表美髮店、餐廳、酒館、三溫暖、小吃店、檯球廳、砂石車休息站、摸摸茶、腳底按摩等等三百六十行，向這文學霓虹燈般深入台灣的專欄與作者敬酒，乾杯啦！**蔡崇雄** | 親愛的老狗(友)，作為你臥底劇場場的忠誠支持者，我還在回味兩千年與你夢狗的改編對話。聽說呀~一下臉書已經有我心目中的小劇場女王臨幸訂房，然後「我們」又終於有了臉之書，歲末天寒(儘管)，但繼續夢遊吧，時間之屋的偉大源流萬歲！祝福你，另一條老狗上。**張鐵志** | 這名古老沉重的字耕農將臉書變進為一畝濃密的文學開心農場，又讓我們在他的畫中看到各自的臉孔——我說的不是這裡的照片，而是我們在他故事中或幽暗或悲傷的表情。宇文正 | 請容我，在這臉之書，「讀」之按鍵外，另設其他選項：「啊」、「唉」、「嘔」、「哈」、「噁」……逐一選擇字按下。這是我讀《臉之書》的句選法。龔亮、藍博洲 | 在人類的海洋文學的汪洋浮沉，決心不上岸，做著心驚舌勞身體累痛的工作，像大魚一樣的作家。**陳志端** | 操弄華麗的文字寫布，任意幻化可笑可嘆的人間萬象，一代文學大魔術師登場了。**洪茲盈** | 臉之書關心你的「渴望按讀神經痛」，渴望按讀神經痛就是生活重心移位，造成莫名焦慮及反覆確認，有這劇情形請按讀。**傅月庵** | 有散文，有隨筆，散文有情，隨筆重趣。以草寫隨筆，卻有散文味道，情趣兼得，總是讓我看得目光炯炯，該睡卻不忍睡去。人說《壹周刊》體色很套，無甚可取，唯獨幫以軍開專欄，大功無一件也！**朱國珍** | 意志的焦點乘以革命時期的愛情加上一滴淚，落在時間的臉龐！**楊佳嫻** | 嘈亂又寂寞的線路上，這是無數「他人的臉」的鬼影與浮離……**徐譽誠** | 你的小說是無盡擴展的宇宙，在未知情網不斷增建新的旅館。我茫茫旅程中經過，在灘上塗鴉洗版留言：嘿真高興你在這裡也蓋了一間！(抱~) **吳德偉** | 想在駱以軍書下面目模糊的確是很困難的事情，那些只有代號的角色們，已成為你我臉書裡最鮮明的描述了。**胡淑豐** | 這傢伙是個戰神，守護我輩(說來不一定高明)的才華，相信小說的人，就算傷風鼻塞，沒在怕的啦！**柯裕蓀** | 哎，任何人在你身邊都顯得渺小，身也是，心也是。**耐任之** | 謝把給給駱胖的祝福：以軍加油，讚！**吳光耀** | 我的故事寫在臉上：你的故事寫在臉上。**黃哲斌** | 駱以軍是詭奇的複面生物體，結合慈愛的老爹、過氣的歌壇、溫暖的朋友、憂鬱的中年、走鋼索的喜劇演員於一身。**黃俊隆** | 感謝駱以軍！讓我每週買周刊除了馮法達外，有了更好的理由。**宅女小紅** | 找我推薦太慘了吧！駱以軍你也有今天(啊哇哈哈哈哈哈哈哈))))))))))**王盛弘** | **向陽** | **陳列** | **馮光遠** | **黃子欽** | **熊黑** | **楊力州** | **廖威浩** | **聶永真** | **羅晉成** | **顧玉玲** —— **按讚推薦！**

這是你的「昨日之街」 所以你總得有一被隔斷在另一界面的「往事」 像泡水散潰的麥麩餅乾 塊狀裂解漂浮遠去

小說家穿梭在現實與夢境之間，未來之城與昨日之街，成為手執密室之鑰的說故事的人，開啟每一道門格放一個故事現場，是一路角色扮串之旅；父親、丈夫、兒子、摯友、作家、鬼魂，是與他（她）君與陌生人與另外的自己的對話者，傾聽與訴說同步運鏡在同一張臉上浮現的百種表情，突兀莫名老逝哀傷甜美血腥不思議的憂傷……

作者

駱以軍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畢業。曾獲第三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首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台北文學獎等。著有《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遊街》、《西夏旅館》、《我愛羅》、《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降生十二星座》、《我們》、《遠方》、《遺悲懷》、《月球姓氏》、《第三個舞者》、《婁夢狗》、《我們自夜間的酒館離開》、《紅字團》。

INK 舒讀網
<http://www.sudu.cc>

臉之書

駱以軍——著

目次

代序 咖啡時光

輯一 漂流教室

一個感傷的故事

孤獨時光

鍾曉萍

輯二 末日之街

平安夜

雷鳥神機隊

關電視

剝皮妹

丟棄難

怪醫豪斯

0	0	0	0	0	0	0	0	0	0
6	5	5	4	4	3	2	2	2	2
0	6	1	6	1	6	9	5	0	0

從前的恐懼

異境

年輕

輯三 種樹的男人

火燒車

仲夏夜之夢

種樹的男人

不在的場所

不該發生的事

溫州街夢見街

輯四 砸碎的時光

代表永恆欲望的金蘋果(二之一)

代表永恆欲望的金蘋果(二之二)

變形金剛(二之一)

變形金剛(二之二)

0 0 0
7 6 6
2 8 4

0 7 8

0 8 2

0 8 6

0 9 1

0 9 5

1 0 0

1 0 8

1 1 3

1 1 8

1 2 2

小女友

1
2
6

另一個世界

1
3
0

平安夜 (KTV女孩)

1
3
4

群盲

1
3
8

歐吉桑的美麗年代

1
4
2

未來的祖先

1
4
6

砸碎的時光

1
5
1

女痞

1
5
5

輯五 夢十夜

吹夢巨人

1
6
4

樹

1
6
9

夢中女孩

1
7
3

春夢

1
7
8

多年以後

1
8
2

新鬼

1
8
6

公仔

1
9
1

輯六 宇宙旋轉門的魔術時刻

困住的時光	2	5	9	哥哥	2	5	5	浮生	2	5	0	流年	2	4	5	飛機	2	4	1	暈眩	2	3	8	日蝕	2	3	3	老人們	2	2	8	少年	2	2	3	米哥	2	2	0	魔術時刻	2	1	6	母親	2	1	2	夢中旅館	2	0	6	海堤	2	0	1	兒子	1	9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搭軋

2
6
4

孩子

2
7
0

母親的祕密

2
7
5

跟章魚哥無關的

2
8
0

侏儒

2
8
5

漂浮陀螺

2
8
9

浮生（處男）

2
9
3

他與我

2
9
8

耶誕夜

3
0
2

宇宙麵店

3
0
6

Y咪

3
1
0

輯七 美少女夢工廠

獨角獸查理

3
1
6

恐龍王

3
2
3

美少女夢工廠

3
2
7

小偷

3
3
3

輯八
箱裡的造景

偷蛋賊一 3 3
偷蛋賊二 4 3
0 7

蜻蜓 3 3
4 6

箱裡的造景 3 3
5 5
1 6

蟋蟀 3 3
5 5

阿墨 3 3
6 5
0 5

輯九
月光港口

上路 3 3
6 6

北京 3 3
7 7
1 6

上山 3 3
7 5

安眠藥 3 3
8 8
0 5

河流一 3 3
8 8

河流二 3 3
8 9

後巷 3 3
9 5

代序 咖啡時光

一旁的桌位上，坐著一對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女，當然他們是一對情侶，但從某些難以言喻的細節——可能是他們邋邋無品味的衣著（兩人皆著紅色運動外套，男人的是亮面防風鮮紅配黯污的深藍西裝褲，女人則是像孕婦裝的連身碎花米色洋裝披了一件豬肝紅的），男人渾濁的眼球和滿臉橫肉，女人粗闊的顴骨和下巴，或是他們身上的淡淡尿騷味塵土味，最主要是女人太強壯的肩膀手臂——她斷定他們是勞動階層的。他們似乎在約會，卻帶有一種不知如何進行這種咖啡屋小資敕的浪漫作態之滑稽。男人不知跑去哪裡的麵包店買了一塊黑森林螺貝型蛋糕卷，用一只透明塑膠盒封著，他大聲地說：三十九元，手工蛋糕，有俗嚙？這一塊這裡要賣七十塊錢。有一條狗蹭進他們的桌腳，男人用力蹬地把狗噓趕竄走。

「你幹嘛啦。」女人那一瞬才找到一種她自己的女性嬌媚模式。

男人說：「牠蹲下來等一下就要大便了，要大我讓牠去別地方大。」

然後她發現女人拿出一只塑膠打火機，在那塊蛋糕上方點著，用快轉唱片的速度唱祝你生日

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然後說，好，快許願。男人彆扭地說：不要啦。女人說快啦快許願。男人說幹嘛啦。女人說你許願就是了，打火機要燒燬了啦。男人說好，好，許個願、許個願。

這一切潦草而即興。或許他們原本在各自生活裡習慣於憎惡訕笑這些裝模作樣的把戲。他們更適合在海產店外人行道塑膠桌上喝香吉士小玻璃杯的台灣啤酒，抽菸、罵幹令娘雞辦……

啊她真想说，每日每日，她那麼珍惜坐在這咖啡屋戶外座的時光，那個女人身上有某種東西和她如此相像：她們原都是直面生命苦難，因此被磨礪得又賊又強悍的粗女人。卻又在她們的男人面前，兩眼鬥雞渙散失焦地扮演小女人聆聽者。

另一次，他告訴她，他曾在巴黎撞見的一個奇幻場景。那天，他原打算到奧賽美術館晃一整天，到了門口才發現排隊人潮以迴字隊伍擠滿廣場，頓時意興闌珊。（如果這些美國和中國老婦們全脫光衣服挨擠著任他拍照？）他沿著秋天的塞納河岸河畔走，河流在他左側下方垂直高度十公尺處以一種奇怪的灰綠色閃耀著，貼著河畔是一條突兀歧入的單向快速車道。他在那一邊風景如詩如畫的奧賽美術館另一邊陸降下去的名城之河的小徑走了約十分鐘，才意識到自己正置身一乖異的超現實畫面：下方那快速道路上至少上百輛鍍金反光五顏六色的大小車輛，全部正集體倒車！

是的它們正集體倒著開。以那種狀態來說並不算慢的車速。有一瞬他以為那些車是塞車靜止

在車道而是他腳下的人行步道變成類似機場輸送帶以機械履帶載他前進，但他眨眨眼定睛確定是那些車以屁股為前端而且保持一小小車距那樣把錄影機裡的倒帶印象在真實公路上形成一整群の後退。他想起他曾告訴他，有一段時光她清晨睜眼醒來，一定發現自己背脊貼著天花板倒像看著顛倒過來的房間和躺在床上的自己。她知道那是那些鬼魂折磨她的把戲，遂死睜著眼，想：「看你們能撐到幾時？」但最後總不支眨眼，只要一眨即幻術消失回歸正常身體與視覺位置。

顛倒夢幻。

後來人們告訴她那是精神官能症的影像顛倒症狀。但他說那次自己其實是撞見法國人在公路上拍電影：那上百輛車全是場面調度，所有的車全聽從導演和助理們的無線對講機加擴音器指揮，那個如夢似幻的集體倒著行走，只是無數次NG後重新來過的其中一次歸定位。確實他站在上面觀察許久，便發現這一大群車的最後一輛，周身裝著撞了攝影機的鐵架（導演和攝影師站在那鐵架上），後頭還有一輛跟拍的小型吉普車，他們以一種精密預測好的空隙，在那些無趣當背景開動的車陣間擬造公路追逐戰的套式橋段。太有意思了。她說，闖進了生產夢境的鍋爐機房。

她亦記得他說過另一超現實畫面：那是關於他一次在旅館房間的垃圾桶發現有十來隻盤旋飛繞的小蠅蚋，他低頭檢視發現垃圾桶塑膠視袋的沿口密密麻麻布了許多白芝麻般的微小幼蛆，因為品種小到幾乎肉眼難辨，所以那些蛆並未給他任何對蠕蟲習慣的噁心之感。他想起是前日

在房裡簡單烹飪廚餘的生肉殘骸和果皮果渣或沾了醬汁的剩麵條，遂將垃圾袋紮起放到房門外，並將那垃圾桶簡單沖洗一下。甚至他的牛仔褲腿沿心沾到一些白芝麻粒幼蛆，他也將之清理掉。

但幾天後，他在距原先放垃圾桶那位置約一公尺左右的壁沿，發現一列黑色如泥灰的什麼。他蹲下細細審視，發現是之前那白芝麻小蛆的同種，但更大數量，至少上萬隻，或因原先寄生的食物峽谷被他在無知狀態清掉了。於是牠們不知透過怎樣的決策過程，由誰扮演那一隻領頭的，從原先他也沒發現的藏身之處匯聚成一條蛆蟲長河，集體遷移。但時空比例的荒謬換算，使牠們這萬里長征僅僅移動了人類意義一公尺左右之距離，便因體內養分耗盡而集體死亡。從白色小芝麻變成了一粒粒黑黴。

為何牠們不是呈星芒放射狀分擔風險地尋覓新的可能性呢？為何將最終沒有降臨的至福之地賭在一長列單箭頭的整群長隊伍？

最好的時光

那個下午，我像遊魂在台大、公館附近小巷裡找尋一可以坐兩三小時抽菸讀書寫稿的咖啡屋（請容我解釋：自禁菸令頒布後，台北能坐下來抽兩根菸，發呆消磨靜靜午后的咖啡屋所剩無幾，且即使極稀少有戶外桌座者，在烈日酷曬的七、八月，根本無法坐在那公寓各樓層冷氣

排氣機座列陣包圍，像烤鴨掛爐四面八方噴吐而來之焚風。暑假結束孩子們回到學校，我憑空又多出這些獨自時光，但浦島太郎般回到盛夏之前常混的這一帶咖啡屋，不是美麗的老闆娘不再，換了經營者，便是自己也不知彎扭什麼看了滿座陌生客就過其門而不入……），晃著晃著，突然意識置身在一條陌生的長巷。非常怪。那是在台電大樓那兩棟擎天矗立建築後方的巷子，平行是汀州街湊聚舊三總急診室一間間比鄰的醫療器材店和傳統水果禮品攤，較遠那端是我少年時羅斯福路最繁華那一段（大世紀戲院、大型電玩遊樂場、民歌西餐廳、當時最大家的重考補習班，裝有小檯燈火車座沙發燈光暗黑的滴漏式專業咖啡屋、展售一把幾十萬古典吉他教室……），如今說沒落也不是但就突然像灰渣髒了臉的老婦沒了表情（也還有各家銀行林立不是？也還有星巴克或最時髦的麵包店，但似乎繁華全鑽進溫州公園輻射那一側渠道縱橫的小巷裡去了）。而六線道大路洶湧車潮聲全被那大樓怪物給屏擋住了。這巷子裡變成一寂靜的所在。並且像陰陽界一般不過兩百公尺巷子那一端擠滿各式小料理店、攤販、流行服飾、二手書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飲小鋪……到了這兒像幻術盡收不見，完全是一人家爬藤植物自牆頭冒出的靜巷風光。

瞥見一招牌，寫著「巫雲」。踟躕再三，終於推門進去。那於我是一時光幻術，推門那一剎那，就像大江《憂容童子》那一段，那個許多年前，另一個本來應該更好（或至少更純淨）卻在某一次飄然遠去的自己，「另一個我」，把這個在時光中持續不幸老去，變臭變平庸的我遺棄在此端的「那個我」，突然調校鐘錶刻度如鏡中影出現。因為遇見了故人——老闆是個

怪咖，叫「老五」，一頭胡椒灰白枯髮，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時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世紀長髮落腮、指甲蜷曲如蛇蛻，形容枯槁的苦行僧（或者視覺一點說，他像比較瘦且邋邋些的克里辛那穆提）老五是七〇年代末隻身到台灣的緬甸僑生（我生命不同時期遇到的幾位這樣背景的朋友，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低調，和自嘲的笑臉），燒得一手好雲南菜，其實「巫雲」已是網路上美食部落客競相推薦的名店，老五也算台北文青，黑膠唱片燒友、玩劇場或搞運動的……各路人等口耳相傳的傳奇。此處不贅言。主要是我二十多歲在陽明山念書時，「巫雲」並不是一個店名，它是一座以文大學生來說，更往山裡荒僻隱密處，「再往上騎，再往上騎」的老四合院。

包括老五在內，有幾個高我好幾屆的美術系怪咖，分租了那幢破瓦爛磚四合院，畫室兼宿舍。重點是幾個都是天才，個性狂放不羈，混雜了六〇年代嬉皮、梵谷高更那種將藝術激情狂燒，再加上九〇年代初往台灣原鄉精神面尋找那種生猛、躁鬱、鬼神、漂流……。我之前已從不同朋友處聽聞山裡有這一群畫家，「『巫雲』那掛人……」像在說武俠小說「梅谷六怪」、「東邪西毒」之類人物。我認識的幾個美麗女孩兒就喜歡往那四合院跑，說來那真是創作者的「最好的時光」。二十來歲的創作者，彷彿額頭長角，瑩瑩發光，有一天，我終於被其中一女孩兒帶去「巫雲」。印象中我也緊張，女孩也緊張（她應該分別對兩造吹噓了對方的怪和才華），巫雲那些人也有點赧然（或其實他們本就是沉默溫柔之人）。但一個傢伙一個傢伙的畫室看下來，真像瞻賞敦煌石窟，心中五味雜陳，內力亂竄。「真是天才啊，天才啊……」我至